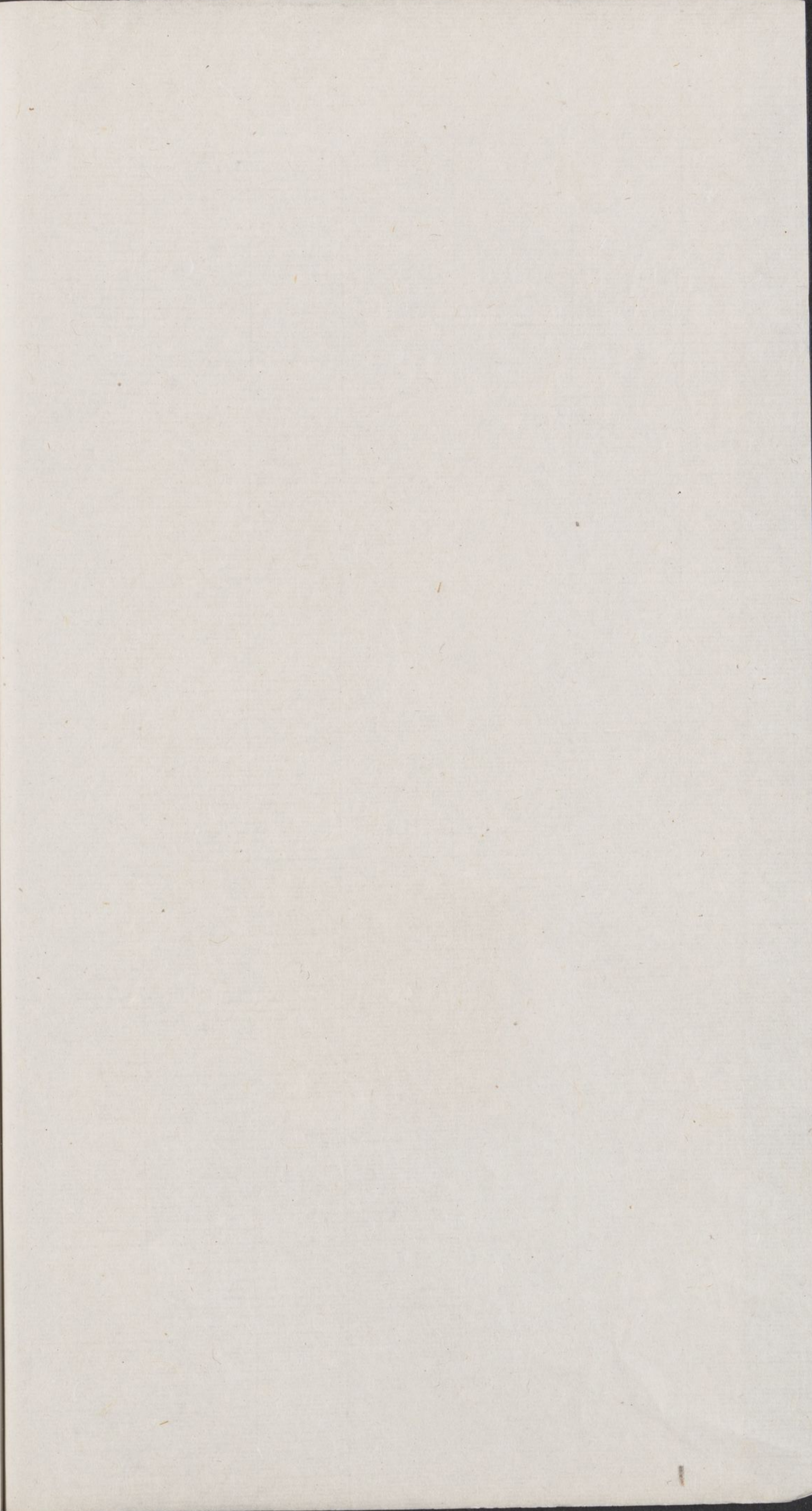


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8

T 5728/4298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成都楊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熊男祥校

第九段 說宋遼金夏 蝶戀花

簡盡殘編并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
有限到頭落得空長歎 富貴榮華春過眼漢主長陵
霸主烏江岸早悟夜筵終有散當初賭甚英雄漢

詩曰

賭勝休嫌力不加功名富貴眼前花千年田地八百
主守到如今有幾家

鐵甲將軍夜過關馬蹄到處骨如山氣高無奈烏江
阻色重方知蜀道難長夜酒能滄社稷瓊林富不救
飢寒若將四堵牆推倒海宴河清日月閒

筆底詩詞成笑語閒中今古要知聞書生靜坐寒窗
下永夜挑燈素用心看盡殘編和斷簡叅同往古共
來今鋪張短話成長話褒貶前人勸後人耳聽忠良
增感慨情關孝義長酸辛斬釘截鐵言詞壯畫虎描
龍圖樣真萬壑風生因虎嘯九天雲起爲龍吟龍吟
虎嘯誇爭戰鳳舞鸞歌慶太平細撥冰絃調玉軫勝
聽檀板醉紅裙知音達者同高會收拾新詞佐酒巡
話說五代史并僭號十一國稱帝稱王者四十一人中

間全身壽考者二十人吳越錢氏占了四位其餘皆死
於非命可見世衰道微三綱不明九法淪斁又有甚於
五胡亂華之時者午會至此已過三分之一陰日盛而
陽日消生靈不幸天地有所不能維持唐明宗焚香告
天願早生聖人宋儒信之謂宋太祖生於夾馬營上應
天象後來果能消蕩群雄混一華夏然中間又有未必
然者當在智人君子辨之且說

北宋者太祖趙匡口因陳橋兵變受周朝幼主讓位稱
大宋

太祖皇帝

建隆

在位十七年

乾德

開傳之乃弟

太宗

太平興國

雍熙

在位二十二年

端拱

淳

太宗傳

真宗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在位四十三年

英宗 治平 在 神宗 熙寧 元豐 在位十八年

哲宗 元祐 紹聖 元祐 至 徽宗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在位十五年

重和 宣和 在 欽宗 靖康 在 金人內 在位十六年

犯二帝北狩康王南渡建都臨安是為南宋

高宗 建炎 紹興 在 無子立太祖六世孫偁之子 在位三十六年

伯琮為子是為

孝宗 隆興 乾道 淳熙 孝宗傳 在位二十七年

光宗 紹熙 在 寧宗 慶元 嘉泰 開禧 寶慶 嘉定 在位五年

三十 理宗 寶慶 嘉熙 淳祐 在位三十四年

定 寶祐 開慶 景 度宗 咸淳 在 在位四十年

恭宗 德祐 在 端宗 景炎 在 在位九年

帝昺 祥興 在 南北宋凡十八帝共享國三百一十 在位二年

七年天下歸於大元

中間有遼金西夏元朝四家交征合戰起滅紛紜到底

不是一統識者自知

大遼者原是契丹胡人唐末耶律阿保機占據幽燕號

太祖皇帝 神冊 天贊 天 傳至子德光改號大遼 顯 在位二十年

國是為 太宗皇帝 會同 在位 在位二十年

傳之 世宗 天祿 在 在位四年

穆宗 應曆 在 景宗 保寧 乾亨 在位十八年

聖宗 統和 開泰 太平 興宗 重熙 在位

道宗 清寧 咸雍 大康 大安

天祚帝 乾統 天慶 保大 宣宗 天福 凡十主共二百

一十年宋徽宗時被其部屬女直酋長阿骨打所滅

大金者本遼之部屬酋長阿骨打起兵滅遼國號金是

為

太祖皇帝 收國 天輔 傳之

太宗吳乞買 天會 在位十三年 又克宋傳

熙宗 天眷 皇統 海陵王 天德 貞元

世宗 大定 在位

章宗 明昌 承安 泰和 衛紹王 大安 崇寧

宣宗 真祐 興定 光元

哀宗 正大 天興 末帝 凡十主共一百一十

九年元朝太祖滅之

西夏者乃拓拔氏自宕項於唐貞觀中入居銀夏唐賜

姓李唐末為夏州節度李彝昌叔父仁當弟李彝超李

彝興李光睿李繼筠李繼捧李繼遷至繼遷立國宋太

祖時歸降賜名趙保吉其子德明嗣之至宋仁宗時德

明之子元昊一名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河

外三十二州戊寅寶元元年稱帝號大夏

景宗 大壽禮法延祚 傳

英宗 延嗣寧國 拱化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惠宗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禮定 在位十九年

崇宗 天義治平 正德 大德 永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在位五十二年

仁宗 天慶 乾佑 桓宗 天慶 在位五十二年

襄宗 應天 皇建 神宗 光定 在位五十二年

獻宗 乾定 在位三年

末王南平王 在位二年

主共一百九十年元太祖滅之

西遼者契丹耶律大石因大遼滅亡乙巳年建國稱帝於起兒漫又遷於虎思是為德宗皇帝在位十年因子幼其后蕭氏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六年而卒子夷列即位是為仁宗又十二年卒其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太后又十五年弒其夫蕭朶魯卜其

夫之父幹里刺討而誅之立仁宗子直魯古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因出獵為乃蠻屈出律伏兵擒之而西遼遂亡計所傳

德宗 延慶 咸清 仁宗 紹興 康國 感天后

承天后 崇福 天禧帝 凡五主共七十一年而滅

此四國者與宋相參分據四海非一統之天下也今將四國大略寫入詞文

五代史運將衰中原粉碎

漢劉崇因雪憾鐵騎南征

註見前八卷北漢 主虎鬪龍爭句下

宋太祖事周朝官封點檢

趙匡口涿郡人仕周官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嘗於
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
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口代之及周恭帝立加匡
口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後篡周即位以所鎮歸
德軍在宋州國
號宋廟號太祖

領三軍塘北漢出掃邊塵

鎮定二州言北漢主承鈞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
口帥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廷釗將前軍先
發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
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宴然不知及兵變遣客省
使潘美見執政諭意范質等聞變質執王溥手曰倉
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

范質字文
素宗城人

感天象動日光陳橋兵變

大軍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
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口親吏楚昭輔
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明旦兵變立匡口為天
子擁之還汴 兵變註前見八卷周世宗陳橋句下

應雲龍登寶位南面稱尊

通遠軍使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匡口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嘗倚父勢侮之一日謂匡
口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俄
化龍飛騰東北去是何祥也匡口不對後辭去紫雲
漸散至是即位召遵誨諭之曰
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

即位後便施仁諸州賑貸

太祖甫即位首遣使分賑諸州宋史斷曰此武王下
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可謂得為政之首
矣務

武成廟除白起漢惡傷生

初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
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至是
太祖幸武成王廟指白起曰起殺已
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象

討南漢定西蜀八方拱手

太祖命潘仁美討南漢主劉鋹註見前八卷憫窮民
句下命王全斌討後蜀主孟昶註見前八卷王全斌
下句

取江南朝吳越四海來賓

命曹彬下江南唐主煜出降註見八卷曹彬句下吳
越王錢弘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
禮賢宅以居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
途中宜密觀及故之則皆羣臣乞留弘俶章疏也弘
俶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
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
列於庭焚香
而後遣之

廟堂間文用著能謀趙普

趙普事太祖初為書記剛毅果斷以天下為已任太
祖嘗微行至其第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凡收藩
鎮之權遲幽薊之伐選練禁兵立更戍之法皆普之
謀也太祖以普同平章事後再相太宗拜太師太宗
曰普能斷大事盡忠
國家真社稷臣也

邊關上武用著不殺曹彬

曹彬先仕周為河中都監後歸宋太祖令從王全斌
等伐蜀及蜀平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諸將
多收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太祖賞彬特優
以為宣徽南院使尋遣彬伐江南圍城中每緩師不
迫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惟冀
煜自歸命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
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及
江南平太祖以彬為樞密使從征太原封魯國公彬
位兼將相有功不伐仁恕清慎為宋良將第一曹
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封魯
公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勸藩鎮解兵權君臣定體

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典禁衛兵一日
晚朝與守信等酒酣太祖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
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守信
等問故太祖曰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曰天命已定
誰敢有異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
旦有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厚自娛樂
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
便好田宅市之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朕且
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
信等皆謝明自乞罷典兵後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
諸藩鎮入朝太祖宴於後苑酒酣謂之曰卿等皆國
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即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
骸骨歸邱園諸節度使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
曰太祖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
苑之晏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
痼疾一朝而解矣

誠行兵毋殺掠遠近蒙恩

命曹彬下江南將行太祖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
卿切勿暴掠生民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
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曰攻
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石
賑卹之

遵母命保家邦惇行孝友

皇太后杜氏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
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福也太後曰不然正由周世宗
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
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
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殂乃封弟光義為晉王數幸
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太祖亦取艾
自灸以分其痛

把龍牀傳乃弟不負其心

太祖奉太后遺命
卒傳位於弟光義

怎承望壽將終人遮燭影

李燾云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
右皆不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
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

哭啼啼同富貴就裡難明

初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
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
皆托於官家晉王泣
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思往日順天心不當至此

善施為惡報應萬古疑心

邱瓊山曰太祖太宗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按
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
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詔且太宗入此宋史所載
可信者也胡一桂陳經作私史乃云遙見燭影搖紅
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
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原其說出於李燾之長編
燾又據湘山野錄而刪潤之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
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
遜避太祖下階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截
雪為截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陳經據燾
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
崩四字是則啟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啟二子之
疑者燾也李燾字仁甫眉山山人累贈溫國公
作續資治通鑑長編計一千六十三卷截音擢

人瞻仰太平年雲開見日

當五代時中原粉碎塗炭生靈人心想望太平久矣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喜延接方士嘗遇異人曰天
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答曰公親紫黑色
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陰自訪見太
祖英表問其歲在亥勲位
漸隆傾身親附後果如言

巧稱呼堯讓舜總是虛名

宋史以宋受周禪
比之堯讓舜焉

瞪著眼欺負人孤兒寡婦

昧著心瞞不過君子仁人

鄭伯乾曰宋太祖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際乃虛聲遼
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
心匡義授謀趙普協力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
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不覺真情
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
本心對泣范質之言不能昧乎天理哉

宋太宗美天姿龍行虎步

太祖崩弟晉王光義即位更名昺是為太宗陳搏對宋琪等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太祖亦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福德非吾所及也陳搏字圖南真源人自號扶搖子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

敗遼兵平北漢際會風雲

帝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伐北漢王劉繼元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進遇敵烈等渡澗迎戰進薄之遼兵大敗敵烈等皆死美等遂圍太原帝自將督戰北漢主出降

鑒前史退中官朝綱整治

中書欲除宦者王繼恩為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以繼恩為宣政使

采直言薄稅斂政教修明

乾元文明殿災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刑罰不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不謂之太平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煩則依從者少帝皆嘉納之帝賑飢蠲逋省稅薄斂其時政教修明庶幾有道之主矣田錫字表理

堪恨處奉先兄曾承顧命

帝奉太祖時承杜太后顧命有帝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之語

殺德昭貶廷美痛憾人心

太祖子武功郡王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宋史斷曰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貶廷美註見下廷美即光美

金匱裏一緘書難容再誤

初杜太后疾革名趙普入受遺命命太祖傳位光義
光美及德昭且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
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
命謹密宮人掌之後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普至河陽表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
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
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匱及帝即位盧多
遜等毀之謂普初無立帝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
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意普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
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遂備道預聞
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
表乃封普梁國公時廷美以德昭死不自安禹錫又
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普諭以太后遺旨普曰太
祖已謨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廉得多遜
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襟治
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罷秦王為西涼留守普
又以廷美居西涼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
怨望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為
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廷美至房州竟以憂卒

香烟中四箇字得罪神明

趙普久病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元
為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功臣奈何冤對
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
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普曰我
知之矣必秦王
廷美也竟不起

朝登極暮改元何其急躁

帝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太祖開寶九年為太平興國
元年劉保齋曰太宗即位至是兩月又越一月則明
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汲汲於削去其
兄之年號原始要終大惡之歸曷遑焉

嫂后喪不成禮怎愜人心

太祖后宋氏崩權殯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學士王
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
謗訕貶滁州禹偁字
元之鉅野人偁音稱

宋真宗恰稱尊蕭娘犯境

太宗崩第三子元侃立更名恒是為真宗契丹主
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軍遂抵澶州

寇萊公扶主上御駕親征

時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平章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
聞之問準準曰陛下下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
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
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平章畢士
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王欽
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
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大駕親
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敵乘
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
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問準準曰河北諸軍日夜望鸞
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彼乘其後
金陵亦不可至遂次澶州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寇
準字平仲華州人封萊國公謚忠
愍士安字舜舉又字仁叟雲中人

蕭撻覽箭下亡契丹奪氣

契丹圍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禦之會有自
虜中回者言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謀以遲明襲寨
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督戰繼隆
將張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撻覽死焉撻覽有機勇所
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衄欲引去而
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遂為和議

黃羅蓋數十里萬歲呼聲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驛寇準
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
取威決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即麾衛士進輦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躍
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氣奪

和北虜罷行營生民樂業

契丹遣使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利用還言
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
廷之體固亦無傷寇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
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
事會有諧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
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
二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

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自是而南北弭兵準之力也帝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士安之謀也

王欽若進讒言城下羞盟

寇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準寢衰遂罷準知陝州古澶淵唐澶州今開州

興異說降天書誇張海內

帝深以澶州之盟為辱怏怏不樂王欽若進曰惟封禪可以誇四海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常有以人力為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曰龜勉從之帝因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王旦字子明贈魏國公謚文正堯叟字唐夫謚文忠

封泰山祠后土多享昇平

王旦五表請封禪帝乃以旦為封禪大禮使以得天書於泰山帝乃封泰山禪社首又祀后土於汾陰

玉清宮寶符閣紛紛繼作

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初歲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而成

制度宏麗帝親謁宮奉
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朝元殿延恩殿聖祖頻臨

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蓋司命真君
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加聖祖號為司命天
尊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
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
祖言吾座西設六位以候是日於延恩殿見聖祖至
俄有六人至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
是趙之始祖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
乘雲而去王旦等皆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後享
玉皇於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
遂詔扶侍使趙安仁奏獻天書於朝元殿

玉釵卜金錢賜晚生儲嗣

帝得子甚晚時後宮李氏生皇子受益知開封府周
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
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
入宮侍劉修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
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左右取釵以進殊
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劉修儀攘為己子

資善堂設王友就學堪稱

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
遵度為王友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封鄧國公遵度

字堅白
江陵人

名寇老拔眼丁民謠怨望

寇準復入相與叅知政事丁謂有隙謂力譖準罷為
太子太傅尋貶道州司馬凡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
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
京師謠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
若名寇老

賴王曾扶末路正色朝廷

帝末年以丁謂同平章事以王曾叅知政事及帝崩
太子年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謂尤權傾中外眾莫
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王
曾字孝先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

宋仁宗奉嫡母垂簾聽政

真宗崩遺詔劉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即位原名受益是為仁宗尊劉后為皇太后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樓垂簾聽政凡一十二年

尚寬慈存節儉救濟流民

帝恭儉仁恕敬天勤民置寬恤民力司減畿內之稅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宴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絕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過給食

因內寵貶中宮過聽謬語

時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皇后郭氏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平章呂夸簡夸簡有恨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夸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乃廢為淨妃出居瑤華宮 夸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欠斟酌無遠慮黜降賢臣

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使內侍論道輔等至中書令夸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夸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等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夸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仲淹等皆知遠州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封鄭公謚元獻

夏國主李曩霄乘時入寇

時李曩霄稱帝於夏州入寇保安軍又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皆戰沒

據西河連北虜小樣三分

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凡三十一州結連契丹是時遼夏割據宋室已非一統

范龍圖寒西賊胸蟠兵甲

初范雍知延州為夏所敗至是以范仲淹為陝西招討使副使兼知延州敵人相誡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後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仲淹知慶州曩霄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後專以韓琦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仲淹字希文迨封楚國公謚文正吳縣人其先隨母適朱名朱說

狄天使破南蠻凱奏金鉦

樞密副使狄青初在涇原常以寡當眾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敗時廣源州蠻儂智高反以青為荆湖宣撫使討之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

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數使勸勞座客至曉未敢退忽有馳報者曰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將近邕州賊方覺青大破之智高焚燒城遁去廣南悉平

慶曆中眾賢人如茅斯拔

帝改元慶曆國子監直講石介樂善嫉惡時韓琦范仲淹等為樞密副使帝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險乃罷竦而以杜衍為樞密使介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與蔡襄並為諫官竦既拜復罷之因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封魏國公謚忠獻石介字守道泰安人號徂徠先生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封祁國公謚正獻蔡襄字君謨謚忠惠

歐陽子起八代變怪時文

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歐陽修遊隋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慕之苦心探賾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至是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

侯修晨朝羣聚詆之然文體大變八代之衰以起焉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在滁州作醉
翁亭號醉翁時號清白
宰相贈充國公謚文忠

任開封比河清閻羅包老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為政務敦厚雖嫉惡
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
悅人至是知開封貴戚宦官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
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
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包拯字希仁廬陵人謚孝肅

宰端揆驚遼使潞國文公

以文彥博司平章事後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
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
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
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封潞國公謚忠愍

黑王公任樞密軍容肅整

王德用初知樞密院事狀貌雄毅面黑言者論其貌
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樞密乃罷之會乾元節
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
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與契丹使者耶律防射於玉
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
得人矣德用本將家子軍令嚴肅又善以恩撫下雖
屢臨邊境未嘗親督攻戰而名聞四夸雖婦
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 德用趙州人

富鄭公却獻納夸狄馳名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劉六符等來求關南
地帝遣知制誥富弼報之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弼往反覆曉以利害契丹主大悟諭弼使還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白
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弼至契丹
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
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
曰然則為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
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
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
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

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樞密使晏殊議
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和好復定弼
名聞夸狄每遣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謚文忠

中夜裏惜燒羊存心不忍

帝嘗中夜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宣索帝曰
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啟無窮之殺乎

通天犀出和藥救療生民

京師疫帝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
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
哉立碎之

薄征徭省刑罰弋兵不用

帝薄賦輕徭凡大辟疑者皆令上識歲活千餘人每
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帝尤不
輕用兵北使言高麗職貢疎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
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
卒寢兵

四十年恩澤厚果是仁君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
至誠待夸狄深恩厚澤洽於民心及崩雖深山窮谷
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史臣曰仁宗忠厚之政所以培
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濮王子韓琦輔政

仁宗無子初育太宗曾孫濮安懿王允讓子宗實於
宮中以知宗正寺時韓琦爲首相言宗正之命初出
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
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帝崩即位是爲英宗

撤垂簾貶內侍母子如初

帝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
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共爲讒間兩宮遂成
嫌隙一日韓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
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
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
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
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
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

者莫不流汗後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古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由是母子如初琦欲太后撒簾還政乃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撒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守忠離間之罪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至廷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刻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趙槩字叔平虞城人謚康靖

禮大臣好儒術政稽古治

帝優禮大臣愛民好儒司馬光呂公著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帝遂詔日講經筵每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呂公著夸簡之子字晦叔封申國公謚文正

凡裁決出意表傳頌彰聞

帝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

為私親立園廟群爭築舍

歐陽子主濮議被繫純仁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為案上奏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其失非細宜如珪等議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亦引義固爭以為珪等議

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等共劾修首開邪議
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於大理並乞正韓
琦附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為皇夫
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
園立廟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
之謀也於是誨等皆罷修亦以言者詆之不已因力
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王珪字禹玉萬州
人封岐國公謚文恭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號
涑水先生贈溫國公謚文正大德五年父守光州生
公故名光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謚忠文呂誨字獻可
純仁字堯夫仲淹子追封許國公謚
忠宣大防汲縣人後家藍田字微仲

宋神宗勤且儉勵精求治

英宗崩太子頊立是為神宗即位之初勵精求治
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立意興利除弊焉

天津橋啼杜宇禍亂將興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
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前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北

用新法改舊章勞煩百姓

帝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問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
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帝深納之安
石因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
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
利權乃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以呂惠卿
等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
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而農
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而百姓始不勝其勞煩
矣御史中丞呂誨疏言安石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
於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封荊國公謚曰文劉
晏字士安曹州人

王安石性執拗貶竄朝臣

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
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仁宗朝除知制誥終英宗

之世被召未嘗起帝在穎邸韓維為記室每為帝稱揚之帝由是想見其人即位即召之俾知江寧府即名為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即令參知政事議行新法中外皆以為非羣臣力疏其害韓琦疏請罷提舉官依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曰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帝遂以為然安石持新法益堅驅逐異已滕甫以見忌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甫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劉述劉琦等六人以疏奏忤安石而坐貶韓維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修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由是范鎮等皆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蘇頌等落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張戩李常諸人罷而臺諫為之一空矣先是呂誨謂司馬光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後帝問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曾鞏字子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

司馬光蘇軾輩紛紛外出

司馬光求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乃出知永興軍蘇軾自直史館名見問政令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安石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慈聖曹后一日見帝不悅問其所以帝曰廷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曹后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帝色漸和始有黃州之謫東坡居士眉山人謚文忠弟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謚文定

呂惠卿韓絳等箇箇誇能

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學先王之能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薦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不聽安石又薦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諫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為助時中外皆言新法不便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

條例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
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後安石罷相知江寧因薦絳
與惠卿自代乃以絳同平章事惠卿參知政事時號
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真州今揚州府
儀真縣泉今福建泉
州府孫叔敖名饒

農商困怨嗷嗷路盈械鎖

新法既行征斂苛急甚至身被械鎖而負瓦揭木賣
以償官累累不絕愁苦怨恨之聲盈道路韓琦言農
者歎於畝畝商者歎於道路有上安石詩
者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

天人怒變彰彰不足關心

時災異屢見帝減膳撤樂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
數非關人事所致又久旱帝憂形於色安石曰水旱
常數堯湯所不免知開封府韓維言諸縣團結保甲
鄉民驚擾安石曰此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
聖不可不畏安石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
而已何必立君而為之張置官吏也惟陛下獨斷不
恤人言以行之安石每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韓維字持國靈壽人

監門繪流民圖立時大雨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疾愁
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身被鎖械猶負責償官
監安上門鄭俠乃繪為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
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罷王安石十日不雨乞斬
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
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令罷青苗免役凡十八事
民間謹呼是夕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以俠
所進圖示之外間始知所行之由而呂惠卿鄧綰相
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如
故鄭俠字介夫福清人

議疆事七百里地畀遼人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館舍寢入蔚應朔三
州界使蕭禧來議疆事乞行毀撤別立界帝遣太常
少卿劉忱如遼議之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大
黃平三議不能決遼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上壠
為界及忱與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
山皆有分水遼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遼復
遣禧來致圖書以忱遷延為言禧留館不肯辭曰必
得請而後復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

原初意求富強輕前制度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命以画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分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禧復來議帝以問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為界遣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蔚應朔三州今俱屬夫同府天池今朔州燕京山上有天池汾水出焉

帝即位之初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及王安石進用遂專以理財為主引用呂惠卿等頒行新法國子監范純仁言安石變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不聽太后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亦不聽

畢竟是福建子誤了金陵

安石執政六年天下怨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力求

去位乃罷知江寧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安石怨之韓絳在中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安石承命倍道七日至汴惠卿尋罷安石再相年餘屢謝病求去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呂惠卿福建人安石深悔為惠卿所誤也劉摯疏言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宋哲宗尊太后女中堯舜

神宗崩太子煦即位是為哲宗年十歲尊英宗后高氏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名用司馬光等盡用故老名臣罷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一眨眼調官家另一番人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及崩帝親政羣小遂力排太后時事純

仁等皆罷而章惇呂惠卿等復大用矣

洛蜀朔明黨與眾賢相厄

時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崇政殿說書程頤為首頤門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為輔蜀黨以翰林學士蘇軾為首殿中侍御史呂陶等為朔黨以尚書右丞劉摯及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俱不平其黨互為攻訐不已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乃各為朋黨以相訾議程頤註見後諸大儒句下光庭字公揆劉摯字莘老東光人謚忠肅呂陶成都人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謚忠定

用調停延匪類二蔡章惇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憲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二蔡章惇

倡紹述報私仇端人貶錮

侍郎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為相帝乃復惇官召為尚書左僕射又召蔡京為戶部尚書惇專以紹述為國是引用其黨蔡卞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時天下疾之有二蔡二惇之謠其一則安惇也三省言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遂追貶著光及韓維傅堯俞孫固胡宗愈等又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又錮摯燾等子孫於嶺南一時端人正士貶竄殆盡堯俞字欽之宗愈字完夫晉陵人謚修簡奉世字仲文

廢賢后詆擅國陰斥宣仁

初宣仁為帝立皇后孟氏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劉婕妤好有寵與后有隙會后養母為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好與婕妤內侍郝隨構獄

廢后為仙師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欲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惇與蔡卞猶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太皇太后高氏謚宣仁聖烈皇后原居崇慶宮高太后名滔滔

無子嗣弟端王承家即位

哲宗無嗣及崩向太后立皇弟端王佶佶神宗第十子也捷錄曰哲宗不善之積已至之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宋徽宗因弄巧國祚凋零

端王立是為徽宗帝輕佻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國勢微矣

仍用著奸佞臣蔡京王黼

時蔡京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與之遊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帝由是屬意用京復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尋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命之曰神宗創法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作相四月之中焚元祐法復新法立黨人碑廢孟后其紹述熙豐更甚於章蔡矣王黼美風姿有口辯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後陰附於京京德其助已歲中三遷後以為少宰寵傾一時與蔡京子攸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攸黼則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襟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後為少師太宰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珍異之物悉可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帝每幸京黼二人第焉

更信任閹寺輩童貫師成

帝信任宦者童貫令置局製御器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

諸色匠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料於民民力重困復命監洮西軍復湟州又以爲熙河蘭皇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後以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爲伍又封爲廣陽郡王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師成善逢迎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襍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辯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

鑄九鼎運花石尊崇道教

命方士魏漢津鑄九鼎及成安於九成宮帝愛賀初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人以爲北方致亂之兆帝垂意花石蔡京諷蘇州人朱勛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承局於蘇州命勛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又篙工舵師倚勢貪橫陵轅州縣道路以目方士林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

王者上帝之長子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籙宮帝自幸之令靈素講道經每設大醮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建宮觀徧天下托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加靈素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崇寧三年鑄九鼎爲殿名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象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政和七年又鑄九鼎各有名置神霄殿人但知九鼎而十八鼎之名惟閒居錄紀之

狐妖與黑青見怪異縱橫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黑青見於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盡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之聲形僅文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

之所及腥血四洒或變人形或為驢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夸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猶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獠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猶來俱宿戶徽宗亦避之時或往諸嬪妃榻中垂以手撫之亦溫煖將曉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

遊市井串花街結心楊戩

好風流稱浪子專喜微行

前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再三歎訝繼而生帝所以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李王見藝祖時典故世謂帝即江南李王也蔡攸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勿徒自苦帝遂數為微行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市井娼家無所不到內侍楊戩以逢迎得幸尤垂意花石禽鳥新作延福宮皆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自冬至後即放燈至上元乃罷踢球打彈競事風流章惇嘗言帝浪子耳一日帝與王黼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墮峻微有不相接處帝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徽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民力窮盜賊興宋江方臘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旬日眾至數萬陷睦婺歙處衢杭廬等州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

婦生頷男子孕災異流行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一夕頷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疎秀宛然男子特詔賜度牒為女道士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其父入都持示人日得數緡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亦兆寇之警與又有賣菜男子孕而誕子災異迭見皆為禍之識也

李良嗣浮海來起兵北伐

時童貫復泲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有燕人馬植仕遼至光祿卿行汚不齒於人貫使至盧溝

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
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
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攻遼
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
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啟之恐非中國之利
不聽會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
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金報書
曰所請之地今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
在分割之議復遣良嗣使金議夾取燕雲金主謂良
嗣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
不然不能從因使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政
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
勒兵相應於是以前為撫軍使蔡攸為副使勒兵十
五萬以應金洮州今陝西臨洮府洮州衛盧溝今
北直盧溝橋即桑乾河登萊今山東登州府
萊州府古北口今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

郭藥師為向道惹動番兵

先是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帝禮遇
甚厚令同知燕山府事後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
就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力主之謂其
可倚內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

入寇陷瀘州藥師遂以燕山叛降金幹離不既得
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涿州
薊州俱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

粘沒喝下太行大河失守

金將粘沒喝引兵自雲中南下陷朔代州進圍太原
幹離不復盡取燕山州縣帝乃召內侍梁方平帥衛
士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吉補奄至方平奔潰河
南守兵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
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太行山
跨連數省據平陽府絳縣志云西北諸山皆其支脉
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屬大同府
代州屬太原府

宋欽宗承內禪勉強支撐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兵東幸以皇太子桓為
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議豈
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
以位號不足以招棟豪傑翌日敏具以綱言白帝帝

即召綱入議綱請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傳位太子是為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罷李綱謝金人登聞鼓碎

劫營輸魂膽落括獻金銀

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幹離不軍圍汴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知有備乃退遣使議和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主割地請和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李稅使金軍幹離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宰相親王為質稅遂與金使蕭三保奴等來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不若遣辨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邦彥不可綱不能奪及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會種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入援綱

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拒河津絕餉道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綱帥諸將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遣使王洵責用兵違誓之故洵至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隋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擿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綱字伯紀邵武人謚忠定師道神世衡孫字彞叔平仲字希晏

種師道良計策棄而不用

初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請緩給金幣俟彼情歸

偏信靠妖邪說六甲天兵

扼而殲諸河李邦彥不從後幹離不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師道又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亦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後金師再至城陷帝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

尚書右丞孫傳聞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帝信之以京為成忠郎使自募兵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君或言金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後金攻通津宣化門趣京出師城中延頸於宣化門立俟捷報俄頃賊兵兩翼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隨護龍河釣橋巴尸積不可拽城門急閉賊師鳴鼓振旅鐵衣滿野皆沿城而上城遂陷京既敗遁沿途稱撒豆成兵以惑眾逃之襄陽為張思正所誅

上降表割兩河衣冠魚肉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粘沒喝陷京城都民欲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帝命尚書右僕射何夬

請成粘沒喝曰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並邀帝出盟帝乃如青城粘沒喝軍奉二降表過北其畧云三里之城遂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于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粘沒喝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易負罪二字為失德帝不得已皆從之帝留二宿乃還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兩河民皆堅守不奉詔胡致堂萬言書曰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魚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崇安人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論語詳說及論史管見

玉乾坤金世界父子遭擒

帝如青城金復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皆從惟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金主廢帝及上皇為庶人初徽宗中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至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青城營好打球若水死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金又邀帝至營帝復如青城
吏部侍郎李若水從行至十五日方見粘沒喝士庶
每日望車駕還時大雨十餘日不止王宗浼自軍
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球未得晴俟打球畢即還內
士庶聞之各貼黃榜自宣德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祈
晴並願車駕早還帝在金營不返金人逼帝易服若
水抱帝大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
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
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顧
家矣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
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若水洛州曲周人謚忠愍

五國城結果了昏德重昏

金以二帝北去金主廢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
徙於五國城去金上京東七千里至高宗建炎五年
上皇崩紹興二十六年完顏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
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 青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治

此原有隋所
建青城宮

